

## □ 荷花池



《武夷仙境》 23cm×69cm(2023)



《逆光中的荷影》 35cm×46cm(2023)

能放恰到好处”“画小画要学会用大毛笔”等，这些至理名言一直影响我的艺术探索之路，鼓励着我对艺术的不断瞻望前行。先生真情简约的话语，既涵盖着艺术的品位与格调问题，又道出艺术处理手法的关键所在；还具体到笔墨技法的掌握问题，让我受益匪浅，受用终身。感恩先生的教诲，先生的人格魅力与艺术风范之光芒一直高扬在我的追求艺术的前方。

癸卯立秋

## 荷塘遐思

○马吉明（教）

很小的时候就读过朱自清先生的《荷塘月色》，脑子里的印象是月下的幽静，至于池塘边的蛙声、蝉鸣，早就随风飘逝了。因为在乡下的夏夜，荷塘蛙鸣实在是太平常了，不会有人在意它的存在。

当我走进喧闹的城市，耳朵里灌满了人声、车鸣，生活里充满了匆忙，一天劳顿下来，真向往朱先生笔下清华园的荷塘。我每每思忖朱先生独步荷塘的意境，该是多么的恬静、多么的悠闲与自满：“路上只我一个人，背着手踱着”“这一

片天地好像是我的”“一个人走在这茫茫的月色下，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可以不想。”那贮满诗意的荷塘月色、蝉声、蛙鸣，几乎成了梦中的乐园。

当我真的有机会经常走过荷塘的时候，却忘了曾有的梦，以致于忽略了校园的花开花落、藤影荷声，而每每是在看到残荷的时候，才忆及儿时背诵过的一首诗：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，鱼戏莲叶间。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”

一天，偶翻朱先生的文集，荷塘月色的意境又跃出脑际，晚上，独自来到荷塘边。

初夏的夜，颇有几分凉意，天上也是满月。月与飘荡着的几朵淡云捉迷藏，互相躲着，算得上朗照。月光如水，静静地泻在花草、树木、假山之上，远近尽可辨识。远处树木的蓊郁呈现出一片朦胧，高低起伏，如黛色的山。那山上是否有乌雀做着美丽的梦，没人能知。而脚下昔日“曲折的小煤屑路”已变成洁净的石板路，多少带一点乡间的味道。路旁的灯光，或高，或矮，或乳白，或碧绿，映衬着，不再使旧时的月光孤寂。断断续续的行人走来，在杨柳浓密的情影下穿过，送出一两声轻松的笑，其中或有如我者，来荷塘“朝圣”也未可知。时令尚早，未听见蛙叫、蝉鸣，池塘里刚刚露出的小荷，嫩黄稀疏，尚不能给人们以浓密的清趣。也正因此，才使得月移水面，水天一色。风乍起，吹皱湖面，那颤颤微微的小荷也趁机将灯光月影打碎，使水面泛出一片银色。我想，也就是一个月的光景吧，荷叶将会“肩并肩密密地挨着”，那时的月夜，将展现出“一道凝碧的波痕”。



踏着月光，转过莲桥，我尽处在恬静的追忆中。忽然一阵轻柔的音乐，将我轻轻唤醒，原来已到荷塘的临漪榭。昔日的荒岛，已变成清华园最美的一处所在，大草坪间的石径上，有散步的学生，遛弯儿的老人，伴随着音乐与霓虹的彩光，假山旁的喷泉欢快跳跃，映射出一阵阵、一片片的光怪陆离。而水中月则随波荡漾，颇似一颗硕大无朋的美玉，让人产生天上人间的遐想。池旁戏水的小孩，则全然无视明月的存在，全身心地捉蝌蚪。看着因晃荡而欲跃出水面的月，我脑子里浮现出不知哪朝哪位诗人的名句：“松排山面千重翠，月点波心一颗珠。”此处虽没有松排山面，但丝竹管弦、云破月来、小荷婀娜，也足以使人感觉如行画中，而画之又哪有绕梁之声？

我似乎有所感悟：初生的荷，澄明的月，悠扬的音乐，孩子们的嬉闹，这一切都与朱先生笔下当年那宁静但略显寂寞的荷塘有所不同。明月依然相照，但那份宁静及其伴生的寂寞确已离我们很远了。如今生活的快节奏，人们更需一份恬静，关键在“心”。古人有曰“心远地自偏”，寄情山水诚然可以让人心旷神怡，但未必真的需要采菊东篱，也未必真的需要在周末的时候，匆匆地将自己置身于“蝉噪林愈静，鸟鸣山更幽”的山林，那样，徒增加了疲累。既如此，紧张劳作之余，泡一杯碧螺春，慢呷清心，也就是“池花对影落”的意境，也就体味到了荷花的香远溢清，更是“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”了。